

文學溪林

陸巷的氣質

顧蘇

漫步東山鎮陸巷村，像是推開一扇被時光浸染的木門，一步踏入，便與九百多年前的煙雨相逢。太湖水氣氤氳，將這片倚靠洞庭山的村落浸潤得如一幅水墨長卷。正如古詩所描繪：「島嶼縱橫一鏡中，濕銀盤紫浸芙蓉。」橘林掩映間，白牆黛瓦若隱若現，彷彿歲月在此打了個盹，將明清風貌完好地封存。

走進陸巷，最顯眼是那三座跨街而立的牌坊，是時光為陸巷寫下的最深沉註腳。解元、會元、探花它們依次排開，如三部厚重的典籍，在六百年的風侵雨蝕中靜靜攤開。它們矗立在那裏，本身就是一種文明的宣言。「積金積玉不如積書教子」，這不僅是刻在牆上的訓誡，更是融入血脈的信仰。在這片袖珍如掌的土地上，每一寸空氣都曾浸潤墨香，每一縷微風都曾翻動書頁。十三位進士、三十四位舉人，還有王鑒那「山中宰相無雙」的傳奇，都不是偶然。這是代代人用生命點亮的燈盞，在歷史的暗夜中接力傳遞。細看那些青石板，路面被無數腳步磨出溫潤的凹陷。

青石鋪街的表面已被歲月撫摸得溫潤如玉，日光下泛着內斂的光澤，像飽讀詩書的老者眼眸。沒有隻言片語，卻比任何喧嘩都更具震撼力。你會恍然覺得每一塊石板，都曾托舉過深夜歸來的書生，見證過他們提着燈籠、懷揣經卷的執着身影。而當你靜心聆聽，穿巷而過的風裏，似乎還縈繞着跨越時空的琅琅書聲。那不是幻覺，是一個民族文明脈搏的永恒跳動。

牌坊是功名的豐碑，更是精神的坐標。它們標記的不僅是科舉的巔峰，更是一種生命可能

達到的高度，通過勤耕向學，平凡的個體也能觸摸星空，在文化的天穹留下自己的光芒。站在牌坊下仰望，你會懂得：真正的永恒，不是石頭的堅硬，而是精神的傳承。這些沉默的守護者，見證了榮光，也見證了滄桑，但它們始終站立如初，彷彿在告訴每一個過客：知識才是穿越時空的通行證，文明才是抵禦遺忘最堅固的城牆。

陸巷的老街，從未在往日的榮光裏沉睡。它活在一呼一吸的日常裏，活在一蔬一飯的溫熱中。兩旁的煙火氣，是這片土地最樸素的詩篇。白髮的老匠人坐在自家門檻邊，手指翻飛間，竹篾便有了生命，交織成籬筐或提籃的溫潤弧線。那「沙沙」的編織聲，不急不緩，彷彿在與時光對話。手藝在此不是陳列的標本，而是流淌在血脈裏、與呼吸共存的本能。巷子的盡頭，飄來太湖的水氣與鮮香。那「太湖三白」——銀魚、白魚、白蝦，是湖的慷慨饋贈。農家的灶膛裏，火苗正歡快地舔着鍋底，簡單的烹飪，便能激發出最本真的湖鮮至味。



●陸巷的老街從未在往日的榮光裏沉睡。網上圖片

這滋味，是招待遠客的誠摯，也是自家餐桌上的尋常。他們從湖中獲取，又以一種虔誠的樸素回饋於湖，構成了人與自然的無言契約。

庭前屋後，四季從不寂寞。春有梅子酸澀，夏有枇杷金黃，秋橘如盞盞燈籠點亮枝頭，冬日的碧螺春則在暖陽下蓄着來年的茶香。這些採摘不完的瓜果，是土地的私語，也是生活最豐盈的註腳。

而最動人的，是這煙火氣裏始終縈繞着一縷書香。「耕讀」二字，在這裏被世世代代揉進了生活肌理。也許那位在田埂上荷鋤而歸的老者，心中裝着半部《論語》；也許那盞在尋常窗櫺內亮起的夜燈下，既有未完的農活算計，

也有少年郎正誦讀的聖賢文章。勞作與讀書，從未割裂，它們共同滋養着生命的厚度與廣度。於是，這繚繞的炊煙、湖鮮的香氣、四季的瓜果與不輟的弦歌，共同編織成一種深邃的智慧：最高的理想，不在於脫離塵土，而在於讓靈魂的翅膀，在扎實的人間煙火中，找到棲息的枝頭。這，才是陸巷生生不息的、最動人的秘密。

「一街六巷三河港」的格局，是古人寫給大自然的一封信書。老街如脊，巷弄為肋，河港似脈，靜靜流向太湖。這不僅是建築智慧，更是「天人合一」的生命哲學在土地上的詩意呈現。

在惠和堂的楠木樑柱間駐足，你會懂得什麼是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。陸巷的寧靜，不是空無一物的寂靜，而是在書香與炊煙交織的日常裏，找到生命的從容節奏。村民們依然守着「日出而耕、日落而讀」的傳統，讓文化的血脈在柴米油鹽中靜靜流淌。

最動人的是，這座古村並未在往昔輝煌中沉睡。老宅化身民宿茶館，古廳堂迎來新訪客，碧螺春的茶香依舊，卻多了與世界的對話。真正的傳承，不是將過去供上神壇，而是讓古老智慧在當代生活中重新生根發芽。

離開時回望，太湖煙波依舊，而陸巷靜靜地立在時光裏。它告訴我們：文化從來不是冰冷的遺存，而是一種活着的氣息——在每一扇雕花窗前，在每一塊斑駁牆面上，在每一個尋常日子裏，溫柔而堅定地呼吸。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▲▲▲  
祖國，或仰望

但凡高過我頭顱的事物  
都是我所仰望的。甚至  
烏鴉，蝙蝠，貓頭鷹……

至於那些低於我頭顱的，像  
稻菽，麥菜，花草，一隻螞蟥  
一粒石子……我就蹲下來，仰望

如果有比塵埃更低的，我就  
低到塵埃裏面去，並在塵埃裏  
開出一枝叫「仰望」的花  
若是目不能及。比如那面  
高高插在月球上的五星紅旗  
我就展開想像的翅膀，也不是

想像了。或者乾脆把仰望講成  
一支像《國歌》那樣激昂的曲子  
一邊縱酒，一邊高歌……

——因為，這一切啊——  
都是從我祖國母親的身體裏  
長出來的，都是我的力量源泉

▲▲▲

喬金敏

仰望

父親的發明夢

每粒完農活。他就悄悄地  
把自己反鎖在後院的小屋裏。  
——晚飯時。我和母親常常  
找不着他。大聲喊，也不應。  
折回家中，發現他正要把  
米飯往墨斗裏盛……  
我們驚呆了，幾乎要哭出來：  
是不是精神病的前兆啊。

一日。我剛放學，還沒來得及  
揮去書包上斜掛的淘氣。父親  
就一把拉着我，興奮地朝  
牛角冲方向奔去——他讓我  
見證他多年來最神奇的時刻：  
他要試驗他發明的插秧機了

……噢，父親！  
一個只上過兩年學堂的農民啊  
彷彿仍用鏟刀一樣的夢，催開了  
田野上一片隆隆的機器聲——

（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## 一尾鰲魚的前世今生

文學花園 房小鈴



●一尾游弋的金色鰲魚點亮全場。資料圖片

在十五運會開幕式的舞台上，一尾游弋的金色鰲魚點亮全場。它長達近三十米，周身鱗片如星子般明滅，在體育場的穹頂下悠然擺尾，恍若攜着遠古的海潮與神話的煙霞從《山海經》裏游了出來。全場為之驚艷，我在屏幕前凝神細看，它那龍頭魚身的形貌，其實早已鑄刻在嶺南無數古老的屋脊之上。

鰲魚的身世，是一場宏闊的文化層疊與神話嬗變。最初的「鰲」，並非魚身，而是屬於龜鼈一族的神獸。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中記載：「往古之時，四極廢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載……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，斷鰲足以立四極。」那時，它是頂立天地的基石，是混沌中秩序的支柱，背負着整個蒼穹的重量。《列子·湯問》中龍伯國巨人一釣連六鰲的傳說，亦是這一神格的餘響。後來，佛典東漸，梵音繚繞間，那印度神話中長鼻利齒的摩揭魚便游進了中國土地。這異域的靈獸，與本土「鯉魚躍龍門」的渴望一相遇，就如同兩條文化的支流匯合，終於在唐宋之際，孕育出龍頭魚身的「鰲魚」意象。

日月如梭，「鰲魚」的身影漸漸游向人間。「獨佔鰲頭」這一典故，正源於狀元及第時站立在殿階浮雕的鰲頭之上，一朝揚名天下知。後來，這龍首魚身的神物，承載了無數士子「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」的終極夢想。至明清，它已徹底融入建築中，化作屋脊兩端那吞火鎮邪的吻獸。明代《玉芝堂談薈》引《菽園雜記》，直言其「形似龍，好吞火，故立於屋脊」。在廣州的陳家祠，在順德樂從的陳氏大宗祠，在無數嶺南的深宅古廟之巔，那一對對金鱗葫蘆尾、銀鱗芙蓉尾的鰲魚，便如此靜默地屹立了數百年。它們負起了守護一族平安、一宅安寧的人間願念。那是對功名的渴求，是對火災水患的敬畏，亦是對宗族文運昌隆的無聲祝禱。其背負的，從形而上的「天」，化作了形而下的「脊」，從神性的悲壯，轉向了人性的溫度。

今夜，這尾游弋於全運會場的金色鰲魚，便是對這古老意象最富創見的現代轉譯。它輕盈地懸浮於空中，那128片可控的鱗片，是真正的「賽博嶺南美學」，它沒有拋棄傳統的形與魂，反而用一種極具當代感的技術語言，將那份深植於文化基因中的「魚龍變幻」與「獨佔鰲頭」的進取精神進行完美融合。同時，它也告訴我們，它不是靜止的、供人仰視的圖騰，而是活生生的、可與萬眾靈魂共振的生命體。

這尾金色的巨鰲，曾在遠古負過蒼天，在明清負過屋脊，今夜，它從陳家祠的屋脊上「游」了下來，從沙涌村「鰲魚舞」的古老節奏中「躍」了出來，完成了一次從建築符號到藝術生命、從地方非遺到國民記憶的華麗升華。那空中翻轉的軌跡，彷彿一道金色的墨跡，在時代的宣紙上，重繪了文化的譜系。它向所有見證者昭示：文化的生命，在於流動，在於蛻變，在於從歷史的深處，向着無限可能的「龍門」，奮然一躍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## 鄉情涓涓

## 故鄉冬憶

王連翠

俗語說：「三九四九冰上走。」時值隆冬，身處繁華的都市，我卻未曾感到多少寒意。路旁的柳樹竟還殘留着些許葉子，枝條在黃綠間搖曳，風中勾勒出柔美的弧線。溫暖的陽光灑落在身上，暖融融的，竟讓我生出幾分春日般的錯覺。望着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我的思緒回到了那個遙遠的、故鄉的冬天。

故鄉的冬天，是一幅以空曠為底色的畫卷。極目遠眺，村莊被一棵棵枝極光禿的大樹靜靜環抱，它們如同沉默而忠誠的衛士，守護着這片古老的土地。寒風剝去了它們的蔥蘢與喧嘩，它們便一味地挺直軀幹，向上生長，白天承接陽光的暖意，清夜浸潤月華的清輝。它們靜默地佇立着，彷彿深信，凜冽的寒冬只是短暫的信使，待到它轉身離去，自會為它們捎來一身嶄新的春裝。

故鄉的冬天，又是一首由麥苗寫就的綠色詩篇。田野裏，那一望無際的綠是冬日高舉的旗幟。隨風漾開的綠波，不禁讓人想起朱自清先生筆下那醉人的「綠」。正是這一汪又一汪的綠，為蒼茫的大地注入了鮮活的生機。麥苗矮小的身軀在寒風中瑟縮搖擺，讓人忍不住蹲下身去，憐愛地輕撫。它們彷彿也怕冷，緊縮腦袋，貼近大地，停止生長，收斂慾望，默默積蓄着力量。這看似卑微的姿態裏，蘊含的卻是對生命的熱愛和對春天的渴望。而守護這汪綠色生機的，正是那冬日裏最慷慨的饋贈——雪。



●孩子們在雪地裏堆雪人。AI繪圖

下雪的日子，常聽奶奶念叨：「今冬麥蓋三層被，來年枕着饅頭睡。」那時雖不解其意，卻也知曉雪對小麥而言，是庇護，是希望。雪，便是小麥寒冬裏的棉被。也知道了缺衣少穿的那些寒冬，奶奶為什麼老盼着下雪，豈不知那是莊稼人對豐收的渴望，村裏娃更早地懂得「瑞雪兆豐年」的道理。記得學習《賣炭翁》時，文中那一句「心憂炭賤願天寒」，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寒冷的冬天盼下雪的奶奶，那份對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時隔多年，依舊溫暖，給我激勵。

兒時的冬天，與一場又一場大雪緊密相連。那時沒有精準的

天氣預報，每一次清晨推門遇見的那片無垠的潔白，都是天地贈予我們最大的驚喜。院子裏的雞食盆、豬食槽、洗臉盆……所有器具都盛滿了蓬鬆的雪。白雪覆蓋下的院落，一座不染，而我們總會歡呼着，在上面烙下一串串雜亂的腳印與清脆的笑聲。大街上，家家戶戶掃雪時談論的，都是來年麥子的收成，鄰里眉梢眼角藏不住的喜悅裏，彷彿已看見了那大雪之下，正醞釀着的金色麥浪。

孩子們在雪地裏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歡呼聲能掀翻整個村莊。手指凍得像胡蘿蔔，臉蛋凍得像紅蘋果，卻渾然不覺寒冷。貪婪地啃着手裏結實的大雪球，彷彿在品嚐饕餮了一整個夏天的冰棒，那般專注，一門心思地想從中品出城裏冰棍的甜香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鄉間孩童，誰的童年記憶裏，沒有摻雜着這冰雪的滋味與這雪地裏純粹的歡愉呢？

故鄉的冬天，冷得徹骨。但也正是這冷，將那些平凡的暖意烘托得無比珍貴。父親燒得滾熱的土炕，清晨母親在灶火邊仔細烘烤過的棉褲，桌上那碗熱氣騰騰的豬肉燉粉條，鍋裏那黃燦燦、香噴噴的玉米粥；煤油燈下，母親看着微光，用那雙布滿皺裂的手，一針一線為我們納着厚厚的棉鞋……這些由愛與關懷織就的溫暖，構成了我生命中最恒久的記憶，在往後遠離故鄉的歲月裏，屢屢慰藉着我的內心。

只是季節尚可輪迴，冬天過後總有春天。而光陰卻從不肯回頭。那些沉澱在歲月深處的溫暖面孔，那份來自父母的最深情的疼愛，連同我們那再也回不去的童年與青春，都已被珍藏在生命中最寶貴的行囊。

我懷念故鄉的冬天，本質上或許是在懷念那個能因一場雪而雀躍歡騰的自己；是在懷念那些曾用最樸素的方式，深深愛過我的人；是在懷念生命最初那份不摻任何雜質的簡單與純真。在這個暖氣充足的都市冬日，我時常憶起故鄉那凜冽的風。它雖冷，卻吹散了所有的浮華與虛妄，為我留下了生命中最為本真的模樣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